

章小东

尺素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尺素集 / 章小东著.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ISBN 978-7-208-12260-4

I. ①尺… II. ①章… III. ①书信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83611 号

策划编辑 姚映然
责任编辑 刘丹亭
装帧设计 园里



尺素集
章小东 著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制版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毫米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83,000
版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2260-4/I·1251
定价 45.00元

自序	3
墙	6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17
“鹿园”的守望者	28
迷雾当中的红楼一梦	39
予唯不食嗟来之食	50
今夜的更声打着了多少行人？	61
洋场恶少	73
从“礼物”到“遗物”	84
含英咀华	95

锲而不舍 久必有成	105
你是《收获》的主编	116
私奔	127
假如	138
一条河	149
江南才子	160
阳台上的张看	170
多变	181
红色知识分子	191
一座山	200
死了没有遗憾 活着也很高兴	211
人生有如大海行船	222
结束	232

自序

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的看门人是一个阴沉的老头，他说他要带我去看真实的东西。他的一只手拎着一根黑色的司迪克，另一只手拎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钥匙。钥匙有半尺多长，在他的手里荡来荡去。他的面孔有点像狄更斯《远大前程》中那个越狱的犯人，我感到恐慌，我想逃跑。但是，我的两只脚却无法控制地跟定了他。

我跟定了他走在一条长满了青苔的石板路上，来到一座无人的城堡面前。看不到入口，他停下脚步，在爬满了蔷薇的空当里，冒出来半扇埋在地底下的小门。他把钥匙插入一个巨大的钥匙孔里。良

久，咔啦嗒一声，沉重的镶着铁条的木头门打开了，里面冲出一股从地底下冒上来的污糟糟的霉气。我没有退缩，弯着腰侧转身体踏了进去，有点阴森森的感觉。等到我的眼睛适应了里面的黑暗以后，我看见湿漉漉的地面上横七竖八地散乱着一堆石头脑袋，这些脑袋的面孔早已磨损，看不出来是什么人，据说是 17 世纪雕塑的。有人说这是希腊神话里宙斯的信使，也有人说这是罗马皇帝的面孔。

他们的身体还站在露天的广场上，已经安装上了崭新的头颅，光光鲜鲜地欺骗着后来的路人。远道的游客们特地赶过来，虔诚地瞻仰这些石像，却不知道他们的原本——回到原本的真实，变成了原始的石块，正隐藏在无人知晓的这里。

历史的沉积，潮湿又黑暗地把我紧紧包围，我突然想起来每一个人都有的真实，只是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真实深深地隐藏，常常隐藏到了自己也找不到的地方，让周边的人甚至自己迷惑，直至磨损。

因此，当我从地底下回到太阳下面的时候，我

只想在我知道真实磨损之前，无拘无束、肆无忌惮地把这些真实释放出来，无论是美丽还是丑陋，纯洁还是肮脏，我都无所谓，因为在真实面前用不着谎言，我很清楚：谎言欺骗不了别人，只会迷惑自己。我就是在这种迷惑当中一路走过来的。此时此刻，让我把这种种迷惑聚拢在一起，用我的这本小书来寻找真实，这就是我所追求的。

好吧，就让我这样开始吧。

墙

巴金先生：

你好。

我来看你了，又是酷热的夏天。朋友在西湖租借了一艘豪华的游艇，这是一艘小型游艇，可以乘坐七八个游客，可是我们只有三个人。三个人坐在这宽敞的游艇里有些空空落落，丈夫举着他那架带长镜头的尼康相机，窜前窜后，忙于搜集西湖美景，而我则把身体舒舒服服地埋在宽大的座椅里。

远处的夕阳渐渐地下落，近处的三潭印月悄然地站立在那里。周边的游客们熙熙攘攘，那些小舢

板上的船老大们赤膊上阵，侧着身体奋力摇橹。要不是他们黝黑的背脊上闪烁着晶莹的汗粒，船客们不停地摇摆着蒲扇，坐在冷气机下的我，简直就忘记了外面还有一个凡人的世界。

掌控游艇的船长坐在驾驶座上半闭着眼睛，脸上雕刻满了岁月的残痕。此刻，他一只手搁在方向盘上，苍苍地吟唱起当地官话儿的小调：“杭州的山不高不低，西湖的水不深不浅，苏堤的灯不明不暗，这里的姑娘不胖不瘦……”

唱到最后欲言又止，好像里面隐藏着更加深奥的故事。我抬起头来刚刚要发问，却发现我们的船头一转，进入一个长满青苔的桥洞，过了桥洞眼前一亮，这里竟然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这里是内西湖。”船长介绍说。我回头看了看，刚刚钻过来的桥洞已经被一片绿荫遮盖，那绿荫就好像一片厚实的墙。而墙的里面，硕大的一片碧波，竟然只有我们这么一艘游艇。

游艇沿着岸边行驶，小心地划开了幽静的湖面，

留下了无声的涟漪。

“看！前面是汪庄！”

“汪庄？”真的，真的是汪庄！我看到了，仿佛看到你正在汪庄2号小楼，就好像十几年前一样，微笑地坐在门厅里的一张扶手椅上，面对着大门等待着我们的到来。

那是1995年的夏天，我背井离乡六年以后第一次回国省亲，先到上海武康路来看你。他们说你在汪庄度夏，我就转道来了杭州。这一天真热，我们一行五六个人，其中除了我和丈夫、儿子以外，还有母亲、姐姐等。

忘记了是因为出租车看到姐姐的残疾车而拒载，还是当时根本就没有出租车，只记得我们男女老少一群人，站在杭州火车站的大太阳底下晒到浑身冒油。环视四周，一眼看到街角旁边聚集着一堆三轮车，三脚并两步直接奔过去大叫起来：“三轮车！三轮车！”

已经被太阳烤到蔫巴的三轮车夫一听有生意，

立刻就好像皮球一样跳了起来。“不要抢，不要抢，一人一辆，多出来的一辆放残疾车！”当惯领导的母亲，此刻，充分地发挥了她的指挥才能。

很快各就各位，五六辆车子排成一长排，浩浩荡荡地向西湖边上的南山路进发。远远地看见了“汪庄”的院墙，我用一只手指过去说：“到了！”

“啊？是这里面啊？”领头的车夫吓了一跳，嘎一声扳下刹车，差一点把我弹到车子外面。我发怒了：“啥事体啦？依想惯死我啊？”

“不是，不是，是这里面，这里面是不能进去的呀，高墙里面是高级领导，门口还有拿枪的。因为不可以让小老百姓随便看到里面，后面的雷峰塔都不让游客攀登，关闭了呢。我们这些三轮车闯进去，弄不好要吃官司的。”车夫语无伦次地说。

我一听越加发起怒来：“乱讲，今天我们非要进去！”

经过了来来回回几番交涉，又把残疾的姐姐推到前面，那些拿枪的终于退步了，手一挥——放行。

当我们这一队丁零咣啷的三轮车队穿过高墙，行驶到你的门前的时候，你坐在门厅里大笑起来，你说：“门卫打电话进来，我一听就知道是你，只有你才做得出这种无法无天的事情。这个院墙里，大概还是第一次让这么多的三轮车进来！”

我听了不搭腔，只是一个劲地嚷嚷：“热煞啦，热煞啦，让我先去冲个冷水澡，我浑身是汗……”

你连忙说：“有热水的，不要贪凉感冒……”

清清爽爽走出浴室，母亲和你正坐在宽敞的前厅讲老话，从爱国女中到四马路，还有大光明电影院和霞飞坊，这些老话你们讲了一百遍不止，可是每次讲起来又好像有说不完的回忆。

透过明净的玻璃窗户，只看到庭院里芳草依依、绿树环绕，一片宁静优雅的景象。站在你们的背后，处身于深宅大院，耳朵里徘徊着你们津津乐道的陈年旧事，却想起来你最著名的《家》《春》《秋》。

不记得你推荐过这三本小说让我阅读，我是在不允许读书的年代偷读的。记得那也是在炎热的夏

天，我躲在墙角里偷读了这三本书。有意思的是我从来也没有被那些冲出高墙、追求自由的年轻人感动，反而是在一开始就尽情地享受和欣赏大墙内的氛围。读到最后一本《秋》，简直就不能容忍那个壁垒森严的高墙终于四分五裂地瓦解，我怨恨你的笔活活把一个温馨的家庭拆散。

我曾经在你家的前厅遇见了一位不年轻的女人，她就是当年阅读了你的小说冲出富家的高墙，走上革命道路的。这个女人身着一件男人的衬衫，下面是条黄军裤。看着她的两只赤脚，套在一双发了黄的塑料凉鞋里，我想，要是这两只脚当年没有冲出高墙，现在大概正包裹在镂花的小牛皮鞋里，咯噔咯噔地踏在香港的大马路上呢。

但是后来，我也走出了家里的大墙，在外打拼几十年，打拼到最后的目的，还是为自己建筑一道高墙。美国的房子多数没有围墙，邻里之间一脚就可以踏到对方院子，在选购房子的时候，我一看到这幢房子的后院被一圈木头墙包围，也不检查一下

房屋的内部设施，就决定了购买下来。

我常常坐在我的高墙里面，思念着我好婆家石库门房子的水泥墙、陪伴我长大的新康花园的篱笆墙，还有你家里的高墙。半夜里坐在床上，我推醒丈夫说：“我又梦到老家的墙了。”

丈夫回答：“这就是中国人的墙文化，走到哪里也冲不出高墙。特别是心理上的墙，那是看不见的，却又是几乎无法拆除的墙。那是传统所建筑的，也是传统中的人自己建筑的。”

你不也是一样的吗？就好像罗伯特·弗罗斯特在他的《补墙》里，诠释了人类补墙的原始性，这是逃脱不了的本能。尽管你在年轻的时候要摧毁高墙，后来却修补了更加高的墙。这高墙要比你老家的墙更加神秘，更加森严。可是无论怎样神秘和森严，你都已经离去……

那天离开了杭州豪华的游艇，我立即回到上海，直接去参观了已经变成故居的你的老家，门口的警卫比当年汪庄的警卫还要威风。我小心翼翼跨进了



1955年秋季，巴金和夫人陈蕴珍、我的父亲靳以和母亲陶肃琼四人在巴金的花园里合影，其实是五人，因为母亲正怀着我。

照片上从左至右依次是：巴金、陈蕴珍、靳以、陶肃琼。

铁门，进入了高墙，童年往事一下子撞入眼帘：我好像看到你一步一步从大楼梯上走下来，手里捧着一本赫尔岑的小说，那是在压抑的年代，我所阅读的俄国小说都是你介绍的。

漫步到了花园里，昔日熟悉的花园近在咫尺，只是不知为什么脑海里广阔的天地变得狭窄，那个荡起我遐想的秋千向后挪了几步，挤进灌木丛中；殷实的葡萄架缩小了一半，葡萄变成了不知名的花木。让我吃惊的是小时候最要紧的神圣的小书房没有了。真的没有了，我在那堵灰色的墙壁前面来来回回走了好几圈，就是找不到小书房的痕迹，那可是我第一次阅读《皇帝的新装》的地方。

抬起头来让我更加吃惊，原本已经够高的大墙上面竟然多出一截高高的铁丝网！一个年长的参观者，牵着他的小孙女走进来说：“这里住着一个大作家，进出小轿车，远行还有专列的车厢。小时候，路过这里的高墙，总是扬起头想像着里面的生活……”

小女孩东张西望，最后来到厨房说：“厨房间有点太老式了吧，这只煤气灶怎么这么破旧？”

我想告诉这个小女孩：“不要小看这只破旧的煤气灶，上面炒出来的四川臊子肉世界第一。”但是我没有说，因为我知道，在你生命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没有住在这里，而是住在重要领导、知名人士等特殊人物才可以进得去的华东医院。

我实在是憎恨这家医院的，我的父亲、公公，最后是你，都在这家医院离世。

当时你住在华东医院的特殊病房里，宽敞的套间有着最现代化的设施，医院里的高墙不要装铁丝网就把外面隔绝开来。我想起你的小说《第四病室》，那里面描写的是一个离开家庭，冲出大墙的年轻人，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最简陋的第四病室里，眼睁睁地望着对面头等病房里的富家青年，你愤怒地发出呐喊，抱怨世界的不公。

我最后来看你的时候，你已经不会说话了，看着你躺在华东医院的特殊病房里，我只想说：“无论